

成都市新都区作家协会作品选登

春风的手

王红霞

立夏之前，春风尽其所能地轻拂着每一棵树，每一株草，每一朵花。她仿佛是带着使命而来，如此意气风发。但她并不着急，宛如一位技艺娴熟的魔术师，用她带有魔力的手在你面前不紧不慢地变着戏法，任凭你瞪大了双眼，也无法看透其中的奥妙。

大地上的一切生灵似乎都还在沉睡。吞噬一切的寒气甚至让你不敢透出鼻息，怕忍不住会打个哆嗦。她来了，她来了！带着可以化解一切冰封的微笑来了。

快瞧！她抚过了河边的杨柳，它们顺从地垂下了头。还记得冬日里那柳叶打着旋儿散落在江波上，尽数随波远去，独留下褐色枝条仍然摇曳着。如今在春风中，它们轻轻摆动着，一点、两点、三点，那是浅绿色的嫩芽冒出了头。很快，柳树的枝头披上了一层浅浅的绿，在春光里犹如被笼罩在绿纱之中。河对岸那一排排银杏树，也缓缓地苏醒了过来，挺得笔直。它们更像是坚守着岗位的士兵，庄重而威严。银杏冒出了嫩绿的芽苞，闪烁着生命的光，与春风在低语，等

待春风的手为它剪出最爱的心形。我看见，它们笑了。

春风一刻也不闲着，她顺着河堤继续前行着。她的手抚过河流，清澈见底的河水开心地唱着歌，立刻与她结伴而行。就连河底的水草也跟着翩翩起舞，有节奏地扭动着曼妙的身姿。还有小小的鱼儿穿梭其中，颜色如水草一般，眨眼便不见了踪影。倏尔又被春光捉到，片片鱼鳞反射着光芒。我看见，它们追逐着、雀跃着。

春风真是好性子啊！她并不急于将寒风驱赶殆尽，是极有耐心的。她伸出手来摆弄着自己的裙裾，一次又一次地化解着寒气，一次又一次地施展着她的魔法。她先催开了庭院中的玉兰，接着带来了梨花与杏花的芬芳，再

让樱花绽放的缤纷绚烂。她就这样，不疾不徐，让花儿次第开放。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魔术师的指尖开始不停地摩擦着，她的动作如行云流水一般流畅，终于炫出了令人惊叹的高潮。只见她的手上下快速翻飞着，像是在编织着一场绚丽多彩的梦境。红的如火焰般热烈，黄的如阳光般灿烂，粉的如彩霞般绚丽，蓝的如天空一般纯净，还有我叫不出颜色的花儿在争奇斗艳。它们或一朵朵、一串串、一簇簇，争相开放着，不再你谦我让，争先恐后般地就是要开满花，它们要花枝招展地装扮这整个世界。勤劳的小蜜蜂们忙碌起来，振动着小翅膀在花间绕来绕去。美丽的花蝴蝶可不甘示弱，她轻盈地舞动着翅膀，在花丛中翩翩起

舞。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和谐，那么刚刚好！

为了让那些只开一季的花多留一会儿，她开始放慢了指尖摩擦的速度。我看到了她的不忍，她的爱怜。然而春雨却像个小偷，总是在夜里潜来，不知它盗走了什么，只知道它推下了满地落红。白日里，春风只好用她的手轻轻安抚着、呵护着那还未曾开放的花骨朵儿，春雨留下的痕迹在阳光下闪烁着，仿佛她的泪。

春风的手也拂过了我的脸。突然想起了那首歌：春风她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是的，她那样轻柔，在时光里印下美好的痕迹，又如有魔力一般，轻松涤净心中的浮躁、压抑以及沉寂。

整个大地就这样弥漫着春天的气息，那是一种混合着泥土的芬芳、青草的清香、鲜花的甜香的气息。枝条传递着空气中湿润的水汽，一切都是那么清新与舒适。一切就这样开始了，花有花期，树有树季。

如今，花已经开了，树已经绿了，那就一起期待夏天吧……

老城墙(外一首)

向东

你依然是伟岸的
有着坚实的肩膀
墙体上那些斑驳的墙砖
多像你的肌肤上
长出了一块块老年斑

但你依然选择了顽强
面对无坚不摧的岁月
死拼硬扛
仿佛多一份坚守
你的后世子孙
就多了一份希望

站在你的面前
如远游归来的儿子
把阔别已久的父亲 端详
又如鏖战之下的战士
凝视着满是弹坑的 疆场

榴阁

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明)黄娥《寄夫》

红墙碧瓦的榴阁
在一池青荷中伫立
静谧端庄书气
阁中曾有佳人
以石榴花自喻

其实啊
榴阁的石榴花
开得并不如意
但我不能为她惋惜
因为惋惜也意味着定义
我甚至不能赞美
关于她的才貌与贞贞
一旦讲出溢美之词
就有消费苦难的嫌疑

如今盛行精致的利他
才貌备受追捧 而贞贞
被人传唱也被人艳羡
我于是选择缄默不语
选择缅怀 感悟和追忆
那些关于榴阁的故事
只在心里 绝口不提

遐想

蒋林(外一首)

我在清风里看见
你微醺的模样
做梦都想你住进我
心里最纯净的地方

荷花盛开的时候
我听着蛙鸣，想你
曾经捕捉的萤光
是否点亮深夜的诗行

金秋时节看见你
穿着黄色碎花的连衣裙
像仙女一样
轻轻飘过我的梦乡

在白雪皑皑的山顶
我捧着温暖的阳光
向上苍祈祷你一生
安然无恙

我像一个深沉的诗人
故意把思念
掩饰在不经意的过往
可梦吧，用你的名字
在春天里歌唱

我想，如果今世
没遇见你那就不会
这么遐想

同班的你

好喜欢，你手托香腮的样子
却不敢走进
你清澈的眼里
怕惊扰你恬淡的美丽

花开的时候，你铺开
大地的信笺写诗
而我在诗里，暖暖的读你
我把对着月亮诉说的心语
悄悄地埋进操场边的
沙堆里，不想被晨露打湿

多年以后，你是否
已为别人穿上嫁衣
可你可知我一直在用
拉长的思念细数重逢的时日
而校园沧桑了岁月的痕迹
仍旧，杨柳依依

时光

向琳

时光，宇宙里飞翔的黑蝴蝶
一只不眠不休的黑蝴蝶
从黑夜穿过白天，飞向另一个黑夜
日复一日

它与夜色作伴，给风引路
和月亮、星星一起，阅读人间
阅读曾经，设想将来
为睡着的人洗心，为忙碌的人
守护安宁

它在光阴的死角，抽剥时间的蒜瓣
撕扯时间上一层层透明、单薄的附衣
把一个又一个日子
裸净地交给人间

如果，如果将来，有一天
我失去了黑蝴蝶，请不要为我悲伤
下一世，我在来路上
依旧追逐这优雅的黑蝴蝶

一座山(外一首)

何适

父亲像一座山
斜躺在文溪河上
汗湿的腰杆喊着痛
他用双脚硬是把夕阳踩在山头
只用一把镰刀
就让一田的稻穗向他匍匐

父亲是一座山
斜躺在文溪河上
今天我抽空来想您
和父亲的许多场景
用一辈子时间也走不出

斜依黄昏

风一吹
斜躺的山坡
路，就变成了羊肠

羊鞭一挥
头上的夕阳
就被一鞭一鞭地抽下山坡

炊烟袅袅，喊着小村的名字
小溪把一首旧乡愁
反复播放得泪光盈盈

斜依黄昏，故乡的流云被挂上天际
老父亲把长烟锅伸进暮帐
田野的麦穗熟了一茬又一茬

九寨沟遐想(外一首)

唐鹏远

神奇九寨野仙踪，
侵古晴芳应有逢。
诺日朗生都海子，
恒河沙数到珠峰。

壶口

昆仑之水意高悬，
自信如潮路八千。
大野横流天故事，
劳神疏凿禹当年。
根身秦晋如初恋，
雪雨门迎犹未乾。
最后吼声摇日月，
黄河一唱数峰先。

一瓣油菜花香将我带进潘家沟(外一首)

晓曲

三月的春风一吹
成都平原就开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丛
一瓣花香将我带进双流彭镇潘家沟
仿佛成为一只异样的蜜蜂

面对油菜花间的蜜蜂，我不敢装模作样
它们忙碌的身影
随油菜花一起摇曳
摇着摇着就摇出一沟的蜜意

我看见甜过心的“三农”
会心的笑写满潘家沟的田田垄垄

说不尽的，疯长的喜悦
一浪一浪地跟随春风律动

在潘家沟，大片大片的黄
怎么也遮不住群蜂的圆舞曲

在潘家沟

从一滴蜂蜜品出油菜花花香
品出三月香甜的风
品出潘家沟人的笑靥
和一沟上下的甜言蜜语

彭州行(组诗)

罗华章

三月下旬已足具热情，微汗
春风吹拂大地，乡村振兴走向纵深
五城推出了作家联盟，奔赴“彭派之城”
且当一回美术生从旷野采风

就让笔生花，浓墨重彩都堆叠向桂花镇
就让双红村的樱花山高出绿色平原
就让鹅黄树芽的手臂向高空飞举
就让时代的风潮搅动流云
我们在空旷无垠的天空，写点什么

悠悠、徐徐、冉冉，白鹤在绿林间闪现

龙窑

传承在老窑的碎片中诉说着
昨日白陶鼎盛的光景
每一件打磨的工具都叫非遗
机器仍在过滤沉积的白泥
一眼眼向上的窑孔
手工业有了烟火气息
坐在泥坯旁的师傅边工作边唱歌
舒缓的旋律有了农忙的春光
水色诞生于抚摸
农具有了精致的镂空
流淌着过往轻风

鱼凫王墓

周子云

鱼凫王墓在鱼凫村往西十二点五公里以外的一个乡村小道旁边，路边上立着一个“成都文化地标，鱼凫王墓”的牌子。上面介绍，鱼凫王墓俗称大墓山，相传是古蜀王鱼凫之墓，鱼凫是古蜀国的第三代君王。最初鱼凫部落一直活动在岷江上游一带，后来才逐步迁徙到川西平原。在鱼凫王时代，古蜀国已形成了一个以农耕为主，狩猎和渔业为辅的王国，在西南地区是一个辉煌的国度。传说鱼凫王死后葬于今温江寿安，历代温江县志均有记载。清代著名书法家王侃写道：“湔水滔滔送远天，鱼凫踪迹久茫然。但闻仙去乘斑虎，不肯魂归做暮鹃。万古衣冠沉土壤，一朝宫殿剩桑田。欲寻故老谈兴废，大墓山前霭白烟。”

五六十米外是一个大土堆，下面由砂石条子垒砌，土堆上面长满了青草。说明上写着“鱼凫古墓葬，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代是战国秦汉

时期，地址在温江区寿安镇鱼庙社区。保护的围从墓中心起，东西各自35米，南北各自45米范围内。”

在墓的北边，有一个平台。墓前面立着一个碑“鱼凫王之陵”，旁边还有2019年四川省政府和温江区立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碑。“鱼凫王之陵”石碑前面有一个砂石雕刻的长方形香炉，上面雕着山水、仙鹤，里面还有一些香蜡残存。香炉的下边，还有一个酒瓶和一个小碗。

大墓土堆顶上有几丛芭茅，灰白色，有一米高，上面的秆和叶已经被砍掉，正在发出嫩芽。其他地方长了一些草，川西平原上比较常见的一种叫野豌豆的植物，就像苕菜一样，但长得不太高，开紫色花，结出豆荚一样的种子，五六厘米长，半厘米宽。在种子还是青绿的时候，可以把它摘下来做口哨吹，声音很响亮。

围着鱼凫王陵走一圈，周围是绿草地、灌木丛，新栽的一些梅花树都已经打了花骨朵儿，树下面还用薄膜保护着。这里显然是一个台地，比周围的农田要高一些，一两百米远的农家院，二楼好像都在脚下。

鱼凫王墓周围的基座石条，共四排，有一米二三高，下面是草坪，上面是堆土，也是草坪。墓周围的石条子随坡度不同，有点起伏。在墓的右后方，有几棵高大的香樟树，树干合抱，树冠在二三十米高度，周围也植了一些柏树、常青的灌木。草坪里新栽着一些葱葱花一样的植物，甬道左边灌木有三五米宽，外面还有一条小水沟，与周围的农田隔开。而温江区的农田里大多数都种着苗木和各种花木。

在这里要想寻找几千年前留下来的一些遗址遗迹，很不容易了，也就是个土堆。徜徉在鱼凫王墓周围的甬道上，思古、观今，因为差别太大，所以也不会让人产生太多的思古之幽情。只能说沧海桑田，世事变迁，脚下的土地还是几千年前的，这些泥土只是它的表皮、表面变化了。倒是道路边一种不知名的小草，正开着白色的花朵。仔细看也不是花，就是一些针状散开的样子，应该说是它的成熟的种子吧。它倒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一年年不断地重复生长，也不知道它的基因为什么如此强大。几千年来，它一岁一枯荣，装点着这鱼凫王陵周边的土地。



桂湖风光 余晓曲摄